

黄连原始林区。



# 穿越黄连原始森林

张波文/图



老树发新枝。



取景中的摄影爱好者。



珙桐花开。

我的家乡镇雄县,地处乌蒙山腹地,素有“鸡鸣三省”之称。镇雄的地形从县城西部的花山乡顺势向东,缓缓而下、连绵不绝,其间山高谷深、沟壑纵横,大美之地比比皆是。在花山乡一个叫黄连的地方,有一片至今仍保护完好的碧波绿洲——这就是镇雄的天然氧吧黄连原始林区。这片雄踞镇雄屋脊的“大森林”,

家乡的山,那些刚劲而挺拔的线条,是植根于我灵魂深处的坚韧,它以特有的险峻让我用一种仰望的姿态端详,孩提时那稚嫩信念和梦想就从这里飞出。那时候,我的眼里只有青天和白云,那些轻轻柔柔、千姿百态的云朵是我绚丽的梦,它以最轻盈的步伐、最曼妙的舞姿点缀着断崖上倒挂着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树,那是我视野的极限,我只知道,在断崖之上的部分,是天。天外面呢?爷爷眯着眼,抚摸着山羊胡须慈祥地说:“不知道,以后你自己走出去看吧!”在儿时的梦想里,是多么渴望飞出这片天。

乘风破浪,十年,颠沛流离,又是十年。再次回到这里,搬个小板凳坐在矮平房上仰望这些山,青山依旧,断崖依旧,朝晖夕岚依旧,鸟鸣虫唱依旧。从竹林的斜影里看雾岚散开,山的影子从模糊到清晰,从块状到线条,那些植被的层次越来越分明,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尝试着在酒精的刺激下,再去寻找那些儿时的憧憬、那些少年的梦,看着视野的尽头,顿觉恍然,其实,我更喜欢这天边的界限。

在这个翠色欲滴的盛夏,那些沁人心脾的绿色是牛羊的天堂,牧羊人的吆喝声打破了山的寂静。在这个通信技术已经高度普及的时代,突然听见一声呼唤:“哎……回来吃饭喽……”那些积

莽莽苍苍32000亩,距镇雄县城130公里。它是一座生物资源宝库,生长有珙桐、红豆杉等树种千余种;野猪、熊等野生动物数十种。作为昭通市的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,当地人对这片森林呵护有加。

穿越披着神秘面纱的黄连原始森林,每个人的目的都不相同,专家为了资源考察,画家为了写生、诗人为了激发创作灵感、摄影家为了定格精彩瞬间,而其他则是好奇探秘。当然也有人单纯“凑热闹”,比如我。

记得我们到达黄连是下午6时38分,已是晚春乍暖还寒的黄昏。原始森林云雾缭绕、近在咫尺。送我们的车队绝尘而去,这让犹豫不决的队员彻底打消了临阵退缩的念头。大家忙着分发装备,准备进入林区,既兴奋又向往,更有林业专家的谆谆告诫所带来的丝丝畏惧。穿上雨靴,拄着拐杖,40多人的队伍在18名护林员的引导下,向山里进发了。

刚翻过一座巨大的山峰天就黑了,路越来越不像路,之前的兴奋荡然无存。前面的每一道坡、每一条涧都变成了挑战,汗水和着雨水湿透了衣服,泥巴裹满了裤腿。在细雨霏霏的夜晚,打着手电筒在丛林中穿行,近似于“疯狂”和“自虐”。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,在原始森林中跟不上大部队的就意味着“失联”,接下来就是“宣布失踪”。3个多小时的“夜行军”,一次又一次超越了生理极限,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叫“双马杆”的护林点宿营。条件出人预料的“不错”,竟然有几间没有门窗的房子。

吃饭、开会、钻睡袋。入夜,隔墙女生的窃窃私语渐渐散去,只有里间的鼾声和外面的虫鸣伴我们入眠。

次日早上,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却没有睡到自然醒,把大家从睡梦中唤醒的是刺骨的冷风。原来昨晚我们来到了一个制高点,对面是伟岸的山梁和深陷的山谷,四周都是树木,一只乌鸦肆无忌惮地扑打着翅膀,从树林中掠过我们头顶。从山谷里升腾起的雾气渐渐把森林完全笼罩,很快又消散开去,直到完全消失,这一过程刚好是一顿早餐的时间。森林里的天气说变就变,天空竟然放晴了。摄影家们一直渴望的就是雨后天晴,梦幻的光影能够构造出太多唯美的图片。

赶在太阳出山以前,大家兵分几路进入森林,开始零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孤寂与美丽。

古木参天、藤蔓蜿蜒、竹下溪水、石上苔藓,森林的神秘面纱被一层一层地揭开,美丽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。天空一碧如洗,空气清新扑面,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前所未有。摄影家们狂拍一气,定格下的不仅仅是美丽,更是烙上森林印记的永恒。

护林员很辛苦,忙活一整天弄了一大锅羊肉汤锅。黄昏,疲惫并没有让归巢的人们降低兴奋点。大家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,然后趁着酒兴、围着篝火彻夜狂欢。这是一群逃离钢筋水泥从林的人渴望已久的发泄和放纵。诗人最终烂醉如泥,苍穹作被,大地为床,流星是眼泪,后山的草坪成了他梦想中的精神家园。可以期待,有多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将诞生于今晚的青山绿水之间。

鼾声依旧,一夜无梦。第3天,我们的队伍将一分为二,一路继续在林区开展科学考察,一路则穿过丛林,走出原始森林。我坦白,面对高强度的越野,我选择了“逃离”,虽然有些“懦弱”,虽然后面还有如画风景。有了前两天的热身,最后一天的穿越似乎稍稍

轻松。打点行囊、背上背包,队伍一大早就朝着密林深处开拔了。一路山水为伴,风景越来越秀丽,“路”却越来越难走。其实根本就没有路,我们走的只不过是护林员在前面踩出的脚印。渴了就俯下身喝两口山泉水,饿了就接过队友手中的半块应急面包,尽管河水漫进了高筒雨靴,尽管一次次地摔倒爬起,尽管偶尔也有瘴气威胁,但森林里的富氧依然使人精神焕发。

之前渴望偶遇的野生动物踪迹全无,包括最常见的野猪。一路走来,总有怒放的“鸽子花”(珙桐)笑脸相迎。在原始森林腹地,看山奇、看水秀,所有原生态的美景都如此养眼。当然,前面女孩子随意摆动的秀发永远是最别致的风景。

翻山越岭、蹚过溪流,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,我们终于走到了宿营点。先前到达的队友已经搭起了帐篷,做好了饭菜。这是一顿匆忙而难忘的午餐,之后我们将告别另一队人马,顺着山脊走出原始森林。

从高山之巅往下走,树木愈来愈少,前面是一片茂盛的草坪,原始森林已经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回望林区,竟然有丝丝的不舍。对于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来说,原始森林今生就此别过了。看到远处蜿蜒的山公路,大家欢呼雀跃,徒步几十公里,我们终于穿越了原始森林。

走过的是美丽,留下的是永恒!



# 那山 那人 那条河

郑吉喜 文/图

淀于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亲切地唤醒,不觉潸然泪下,原来,在物欲横流的红尘,我又过了十年。

鸟径横绝山巅,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路上,步履竟然比儿时蹒跚,我成了这座山的客人,似乎是对这些年成长最大的讽刺。凌晨,躺在床上计划着今天的柴米,我已经失去了在这块土地上赖以生存的物资,只有从山外购回。门外,二叔的狗欢叫起来,打开门,我禁不住狂喜,一篮子土鸡蛋、莴苣、土豆,这些都是我满足口腹之欲的必需品,二叔坐在走廊下平静地说:“刚才你四伯过来了,知道你还在睡,就把菜放在门口了,等一下你把菜捡了放着,把篮子送回去,如果想吃四季豆,我地里的熟了,自己去摘。”我有些愕然,突然想起了在菜市场跟我讨价还价的小贩和那些掺假的食物。正想着,二婶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豆花说:“今天我们推豆花,给你端一碗

过来。找个碗腾一下,碗我还要用。”在这里,推豆花、煮凉粉这些工作量比较大的烹饪活动,在农忙的季节是很少做的,所以,谁家做了,就会用碗给每家都送一碗,而这个习俗,离我已经过去了二十年。

母亲的病房总是最热闹的,我一直认为母亲在生命弥留的时刻需要静养,可是无法拒绝乡亲们热情的打开了话匣子,我才发现我所学的语言竟是那么苍白,他们最温馨的安慰,竟然让母亲在超乎寻常的痛苦中安静了下来,卧床月余的她,突然想起来走走,想呼吸一下室外的空气,想去看看她的长眠之地,静静地听着父亲为她念墓志铭,脸上居然有了笑意,说:“谢谢你们!”这是我从未有过的震撼。

一直偏爱那条河,清澈透明的水质,哗啦啦地流淌在我记忆的深处。有人说溪流是智者,它从来

不走错一步路,任何人为的改变都会破坏河道原有的美感,欢快的歌唱伴随着粼粼的波光,点缀着碧绿的藤萝,青苔以最优雅的姿态应和着水声,似乎在舞蹈。掬一捧水,想着屈子的沧浪之水,濯缨濯足,释放所有的疲惫和不安,让自己安静地守着,凝视着。瀑布是常见的,有飞流直下的湍急,有飘飘洒洒的细流,最浪漫的莫过于那种悬挂于峭壁的“白练”,有着丝绸般的质地,因为落差太大,从绝壁直下时它不是一种垂直的姿态,而是飘逸地挥洒,似有似无的水雾在阳光下为山谷折射出一片光怪陆离的色彩。安静地坐着,盛夏的酷暑早就淹没在飘洒的水雾里,闭上眼,每一口呼吸都充满清新。偶尔传来一声蛙鸣,也许它们在呼朋引伴,也许它们在传递着爱情。放开怀抱,伸展手臂,没有风,巨大的水流冲击力激荡起的水雾迎面而来,衣袂飘飘,水雾掠过耳际发梢,转瞬变成了一片清凉,每一个毛孔都沁入了一份舒适。偏爱这条河,在这个盛夏的季节。

离开,当山的线条和水的味道在倒车镜里越来越模糊时,我知道,我又一次离开这里了。午夜梦回,依旧清晰,那山,那人,那条河。

家乡的山。



老人。



父老乡亲。



家乡的河。